

居住環境

1.1 居住環境的變遷

二、三十年代，中西區是全港最繁盛的地方。以前的省港碼頭就在區內，即現在的永安和先施一帶。當時四大輪船：佛山、金山、龍山、泰山也在此處停泊。市面人群川流不息，飲食店舖更是其門若市。只是戰後上環以西至西環相繼由盛轉衰，難拾昔日光輝。

科士街球場從前是一所屠房，是當時少女的「禁地」，因為在屠房工作的男人多數會赤裸上身。嘉惠台則是前屠房員工宿舍，宿舍由政府興建，樓高兩三層，採用類似唐樓式的設計。

總的來說，西環的生活環境在八十年代以前雖然景致開揚，但環境惡劣，令人難以忍受。當時西環遍佈雞欄、牛欄、豬欄、屠房及牛骨倉，街道滿地都有蟲蛆爬行，矚目驚心，異味充斥。最令居民苦惱的時候是春夏之間，空氣潮濕，常有毛毛雨，雨水、濕的地面加上滿佈雞糞的街道，絕不好受。令人最難忍耐的是焚化爐，因為焚燒的不是普通垃圾，而是家畜的腐屍，所有街坊會計準時間關閉門窗。但西環昔日也有一個好處，就是買菜既便宜亦新鮮。

西環七台依山建

西環是一個山區。故此，房屋依山而建，在山上開墾用作建屋的平地稱為「台」。西環共有七個「台」，約有七十至八十年的歷史，分別稱為：太白台、羲皇台、青蓮台、桃李台、學



摩星嶺的平房區

士台、李保龍台和紫蘭台。七台中以鄰近大學的學士台、桃李台以及青年台最為有名，據說它們的名字與香港大學有重要的關係：學士指大學畢業生，桃李指大學桃李滿門，青年指大學生多為青年人。當時還未有高樓大廈，這三個台又位處山上較高位置，可觀望全海景，在當時的樓價也最貴，多為富貴人家所居住，其中以華裔商人為主。

七台中又以學士台的位置最高，居住的人最富有，房子亦最大，只有十三個街道編號，其下分別是桃李台，青年台，義皇台和太白台。桃李台佔地最為廣闊，外型像新月形；義皇台的治安非常好，日不關門；而太白台是妓女的集中地，一般人很少踏足此地。

李寶龍台在這五個台的西面，而紫蘭台則在東面，將這五個台夾在中間。

昔日這七個台各自都有組織「更練」，每戶收取大約三幾元作為保安費和管理費，「更練」配有木棍和「銀雞」（哨子）。小販及賣藝者（如猴子戲）亦常常在七台之間販賣及找生計。

摩星嶺建平房區

摩星嶺平房區是政府最早期房屋政策的產物，也是居屋政策的前身。石硤尾發生大火後，政府批出摩星嶺山腳一幅土地安置災民。當時社會福利局替災民登記，並派發入戶許可證，俗稱「白卡」，以核實災民身份。凡領有「白卡」的災民，都可在摩星嶺買屋。摩星嶺初時為東華醫院的墓地，故災民都不太願意入住，更有人遷移至摩星嶺時，在屋後發現了人骨。

這區最初由市政局負責管理，但平房內部的維修費用全由住戶負責。到了1958年摩星嶺平房區轉交徙置事務處管理。此

後，徙置事務處要求所有居民都要申請住屋證，申請時需要提供家庭合照，並登記個人資料及每戶的成員人數。平房如要轉讓，只可賣給公屋居民，並要徵詢區長，住屋證上還須註明，政府有權要求居民於三個月內遷出。到了七十年代，房屋委員會成立，摩星嶺平房區才轉交房委會管理。

摩星嶺在最興盛的時候有二百五十多戶，即使在清拆時也有百多戶，區內鄰里關係良好。平房區共劃分為四個區域，不同區域的居民都互相認識，故治安十分良好，晚上睡覺亦不用關門。居民多為勞工階級，他們經濟上普遍比較困難，所以政府經常安排一些慈善團體在街坊福利會內派飯，救濟貧民。摩星嶺街坊福利會開辦的幼稚園也很受歡迎，就連住在鄰近警察宿舍的父母，都希望子女能在該處的幼稚園就讀。

當年摩星嶺每一間平房都是由永興建築公司興建，就連平房區的牌坊也不例外，所以牌坊背後刻有該公司的名稱。對於牌坊會否跟平房一同拆掉，還是保留作紀念，現時還未有定論。但肯定的是，居民對牌坊有濃厚的感情，很多居民在搬遷前都特意在此拍照留念¹。



遠眺摩星嶺山坡上的平民區（圖右）

¹ 訪問自坊眾社會服務中心（中區）總幹事李偉強先生及其父

1.2 昔日樓房

西環昔日木屋區

以前木屋區居民收入微薄，六十年代他們大部分月入約二百元，一些從事勞動行業的居民最多只有三百至四百元。豬毛山一帶以前是木屋區，不過街坊對豬毛山的位置眾說紛紜，有說是現時觀龍樓一帶，也有說是在瑪麗醫院附近的位置。

不少人稱現時西區街坊福利會後面的一座山為福利山，戰後曾建有超過一百間木屋。木屋區的地方淺窄，木屋也很細小，一般只有十呎乘十呎的面積，比較大的也只有十呎乘十五呎左右。

士美非路明愛中心一帶曾有十多間木屋，而明愛中心對上的何東山更有二百至三百間木屋，摩星嶺近青年旅舍附近則有二千至三千間木屋。看來豬毛山所包括的範圍十分廣闊，可能由摩星嶺的木屋區一直伸展至現時觀龍樓的位置。

昔日西環厚和街的冷巷也有不少非法僭建的木屋，這些木屋建在兩座樓房之間一樓的位置，底部懸空，地下留作行人通道，遠看好像夾在兩座建築物之間，頗具特色。

居民稱呼摩星嶺海旁的木屋區為摩囉「棚」，原因是這些木屋建築在海邊，以竹棚將木屋底部承托於海面之上，像大澳的棚屋一樣；但因何稱為「摩囉」棚，就不得而知了。

七十年代，颱風愛倫襲港，本港懸掛十號風球，很多海旁木屋被吹倒，亦有居民被大風吹下海中。傷殘奧林匹克運動會劍擊冠軍張偉良，當時是一名消防員，他為營救掉下海的居民，勇敢下海救人，可惜，最後自己亦敵不過風暴而受傷，引致雙腳殘障。愛倫襲港後，曾有政務官到海旁木屋區視察。過後，政務官認為木屋區的環境惡劣，而且在颱風吹襲時十分危險，便下令清拆這個木屋區。不久，政府便將由巴士總站的第一區至政治部附近的第五區的木屋全部拆掉。

堅尼地城以往有很多木屋出租或出售，不懂搭屋的人便會向其他人購買。出售者的木屋是自己所建或是佔取空屋得來，售價由兩千多元到四千多元不等，視乎屋的大小而定。很多人都喜歡購買這些木屋，因為一間類似床位的板間房月租也要一百元，買一間木屋才兩三千元，兩房一廳，又通爽，而且可以避免和其他人同住惹來不便。所以，木屋在當時很受低收入家庭的歡迎²。

² 訪問自太亞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蔡啟基先生

板間房—「一家八口一張床」

戰後香港生活環境惡劣，不少人一家數口只是蜷縮在約六格階磚的面積，以一張「碌架床」為家。俗語有云：「一家八口一張床」，就是指昔日居住在板間房的人的生活寫照。以往一張床是指一張三層木製的「碌架床」，「碌架床」通常是自製而成的，身軀較小的孩子會睡在中間一層。「床下底」用作放置日常用品。其他出租的地方可分為床位、閣樓及房間，當中以床位最便宜，房間最貴。

板間房通常設於樓房兩旁，中間為「冷巷」。樓梯位的旁邊為公共廁所和廚房。當時還未有水廁，故有工人上樓收集糞便（俗稱「倒夜香」）。有些樓房更因為沒有洗手間，廚房就成為解決大小二便及洗澡的地方。廚房內有一個木桶，每人只要將自己的排泄物倒進去，晚上凌晨時分就有專人上門收取夜香。制水時為了節省食水，往往一家人用一盆水，大家都不會獨自洗澡，幾個人要圍在一起洗，洗澡時會將廚房門關上。其他人要用廚房會先敲門，如果有女人正在洗澡，她們就會大叫「女人」，拍門的男人就會離開；相反如果男人正在洗澡，他們就會大叫「男人」，拍門的女人亦會快步離去。

當時政府已開始關注衛生問題，擔心過份擁擠的居住環境會釀成疾疫。中環閣麟街及威靈頓街常有洗太平地。在洗太平



1913年的上環干諾道中，潔淨局工作人員「洗太平地」，他們正用水喉引水注滿混有藥水的大鐵盤



位於西營盤的戰前唐樓

地時會有一個大鐵盤，盤內盛滿藥水，用作浸洗床板，消滅木蟲。未浸洗床板以前，小孩子最喜歡在鐵盤上嬉戲。如有人肚瀉急病，向醫院求診，衛生局便會追查其住址，派員到病者家中調查。他們會掀開床板，一發現有潛在危險，便會收起床板、雜物，洗地和噴殺蟲水³。

唐樓具地方色彩

香港戰前的唐樓約高三、四層，是參考了西方住宅形式而建成的港式樓宇，通常有一條狹窄而陡直の木樓梯連貫四層樓。唐樓二樓以上的每一層都有一個闊度不一的「走馬騎樓」，這是一個共用的地方，供全層樓的人共同使用。當天氣炎熱時，房客都喜歡把被鋪搬到「走馬騎樓」去睡。戰前唐樓一般沒有沖廁設備，須僱請夜香婦收糞便。

大部分舊式唐樓，不知是為了省電還是沒有足夠電力，晚上樓梯是沒有燈火照明的，所以居民晚上要摸黑靠自己的感覺和對環境的熟悉回家。晚上四周都很寧靜，回家的腳步聲聽得很清楚，居民更可根據腳步的輕重而認出是誰人回來。

早期一般唐樓樓上的住客都不會安裝電鈴，他們只會在騎樓懸起門鈴，用鐵線連接到鐵閘或大門那裡，當有家人歸來或親友來訪就拉動鐵線，屋裡的人就知道有人要進來了。

當時，不少家庭都有很多子女，由於香港寸金尺土，房子空間有限，所以兄弟姊妹有時要在飯廳睡帆布床，「朝折晚行」。

³ 訪問自一對金婚夫婦朱友興和楊淑卿